

生存论视域中的“生活世界”批判

王家军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在生存论的视阈中,“生活世界”具有丰富的内涵:生活是主体亲历的、实践的生活;生活是不断生成的、创造性生活;生活是整体的、统一的生活。生活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伦理化学校管理的本真使命就是促使学校管理主体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品质,还具有强烈的终极关怀品质;不断地超越现实生活,走向未来生活;超越规范生活,走向可能的生活。

关键词: 生存论; 生活世界; 学校管理德性

诚如有学者所言,现时代是“物义论”的时代,也就是以人的“物性”和物的“物性”为生活的阿基米德点的时代。”“物义论”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规训,这在现行学校管理实践中俯拾即是。现代学校管理的规训对个人的“造就”表现为一种操纵,一种为了“征用”而进行的训练,一种对人的多样性进行规则化和秩序化的技术。福柯对此评述甚多:

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它不是把所有的对象变成整齐划一的芸芸众生,而是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规训“造就”个人。这是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1]

在规训的操纵下,学校管理生活呈现为一种“规范生活”。这种规范生活强调学校规范的神圣性,明确地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在规范生活中,规范设置了生活的“边界”,生活空间只是在“允许”的范围之中。学校规范成为评判人们行为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学校生活就是“合乎规范地生活”,学校管理就是规范的劝导,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循规蹈矩”。在学校管理中,一提及加强管理,近乎本能的反应就是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就是为行为划定边界,构建稳定的秩序。这种规范生活强调社会的至上性。从逻辑上看,规范既可以限定个人的行为又可以限定团体、社会的行为。但从规范的事实上看,学校规范更多的是以团体或社会的名义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与之对应,在学校管理价值取向上则是社会的至上性,个体的职责只是服从和调整自己,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增加整体的利益。这种以社会至上为价值取向的学校管理常常打着为了个人生活的旗号进行宣传 and 运作,从实质上看,与其说它关心个体的生活“还不如说它是希望以社会的观点限定生活,希望被生活规定为某种社会中的生活。如果这样,生活就萎缩成为属于某种社会的生活。虽然一个好的社会与好的生活往往是一致的,但好的社会并不是好生活的目的,相反,好生活必定是好社会的目的。”^[2]这种规范生活强调“精英”的优越性。规范,无疑是“人为事物”。但并不是每个人为自己立法。长期来,充当学校规范立法者的主要是教育行政官员和学校管理者。官员因为拥有权力可为教育行政立法;学校管理者拥有权力可为学校管理制定规则。在规范生活信念的持有者看来,学校管理的好坏直接决定于学校中“精英”的素质,在“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的口号下,芸芸众生退至幕后直至销匿。

现行学校管理对自身意义基础的遗忘根源于现代的唯一性主义逻辑。人们对理性的狂热损坏了生活的完整性,并使生活越来越抽象化,失掉了现实的生活内容。正如胡塞尔批评的那样,现代人实际上从伽利略开始就用“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偷换了“被

给予的”、可以直觉地经验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基础。”^[3]在胡塞尔看来,整个近代哲学史就是一部为人的意义而斗争的哲学史,而要重新获得这种意义,我们就必须向生活世界回归。可以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是对现代唯理性主义逻辑的重要纠偏。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生活世界的兴起可以看成是当代人总体性异化的一种理论回应。”^[4]应该说,这是一种方向性的回应,在“生活世界”的旗号下,转眼间聚集了大批的拥护者。

词的意义显示着某种观念的在场,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生存”观源于人们的日常观念并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性。但是,认同一种理念并不必然带来对理念的一致阐释。在回归“生活世界”的理念中,我们首先要反思的就是流俗的“生活世界”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生活”与“死亡”相对应,其意义不外乎就是“活着”,“生活”是人的基本的生命存活状态,是一种物性的因而对象性的实存。只要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有了保障,“生活”就不成问题了,至于“生命价值”、“生活意义”、“生活理想”之类的东西,显然是被排斥于“生活”范围之外的,对于有限生存来说,这些东西都只是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愿望”。这种状态虽然是属己的,但又被认为是最接近一般生物或动物的,因而这种“生活”虽然是人们自己内在经历即体验着的生命活动,但相对于“精神”或“意识”这似乎更能表明人的“优越”而又“超越”的性状而言,“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特别称道的。因此,有学者评论道:“如果人们的现实生活只能被归结为‘谋生’而非‘乐生’的相当沉重相当无奈的生命之延续,如果人们的生存已被分裂为高洁的心灵生活和低俗的肉身生活,那么,这种看法也并非没有道理。”^[5]

“生活”当然是指“活着”,只有先“活着”,然后才有“活着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活着”与“活着的意义”恐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东西,也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后关系,当人活着的时候,就必须对活着的意义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人是奔着某种意义而活着的,活着就是要活出意义来而不只是为了获得基本的存活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对:“人类生存的秘密不在于只是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人如果没有一个为谁而活着的牢固的信念,他就不配活着。”^[6]季羨林先生一语破的:“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7]实际上,人是否能够对自身活着的意义作出明确答复本身就是判定人之为一个重要标志。“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正是依靠这种基本能力——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8]流俗的“生活世界”观念根源于对“生活”的常识理解,常识理解本是人们长期以来对生活形成的一般观念,但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确实需要加以甄别的,其合理性在于其常识性尤其是传统意义,而其不合理性的一面则在于它本身缺乏自我超越的能力并且总是构成自我超越的障碍。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应该说,存在主义哲学也是对唯理性主义逻辑的矫正者形象登上哲学舞台的,他们的口号也是要回归现实的“存在”。但是存在主义哲学并没有能够展现出生存论应有的历史方向,主要的原因在于其生存论过于局限于感性个体的生存体验,过分强调生存的非理性。存在主义哲学缺乏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态度是其由盛而衰的关键所在,它从一开始就置入了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和感性化的立场。克尔凯郭尔提出了生存论转向问题,但其哲学中蕴含的病态的精神气质以及超验神学立场,使得他不可能真正开启这一转向。尼采把个体主义生存论发挥到极致,而且,由于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以及超验的神学传统的彻底的反叛,尼采的意志哲学也为生存论开启了一个可能的方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尼采同样也赋予了强力意志某种超验的形而上学意义。生命哲学强调对生命的直觉与体验,强调人的生命的自我理解与阐释,但是对人的生命的理解并没有上升到超越性生存的高度,更没有把生命哲学自觉地提升到存在论变革这一思想高度。生存论在

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只是作为形容词，而不是作为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专有名词而使用的。在雅斯贝尔斯那里，“生存论”则是“大全”借以澄明自身的背景。萨特则干脆将生存论还原到实体性的存在论模式中，他似乎并不清楚生存论在整个当代哲学变革中的重要意义。

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诸多流派在致思路径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强调生活世界的基础性地位。但是，这些理论与努力仍然缺乏一种理性与建设性，而这种理性与建设性必然是奠定于人生存的历史性与实践性之中的，包括由这一历史性与实践性所支撑起来的健全的人类整全性与积极的生存态度与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展现生存论哲学的历史性与当代性，就必须把生存论的理解与马克思历史的实践哲学内在地贯通与融合起来。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把握为认识论是显然不够的，而且这没有触及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是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主体性及其自我意识。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世界唯一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之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存与生活，人是感性地和实践性地确证和阐释自身的存在过程的，根本就不需要外在于人且凌驾于人之上的某种抽象实体来“规定”人的生存过程，人的存在不外乎就是人的历史性的生成。“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

马克思实践哲学及其蕴含的唯物史观往往被看成是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包括存在论范式在内的哲学观以及哲学形态的哲学变革，“从世界观方面看，是从对象世界向属人世界的转变；从思维方式上看，是从实体性的和抽象的思维方式向感性的和关系型的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变；从理论构成方式看，是从体系性的和形而上学模式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解释学模式的转变；从功能看，是从单一的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变；从哲学形态上看，则是从旧的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向以生存论为存在论旨向的实践哲学的转变。”^[10]马克思的生存论实践哲学我们称其为“实践一生存论”，这一理论蕴含着三个方面的理论内容：“第一，从理论结构上看，“实践一生存论”是自然、人、社会通过人的实践及社会化活动所实现的自为的、开放的和历史的统一；第二，从理论功用上看，“实践一生存论”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根本理论，其具体表现形式即人类解放论；第三，从理论旨向上看，“实践一生存论”即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11]“实践一生存论”通过人们现实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直接切入生活世界及人生存的内在矛盾，通过具体阐释人生存的意义及其实现过程，从而表达对自为的生存信念的理解与追求，把生存论关怀自觉地看成是通过人类解放所实现的人、社会、自然整个生存论系统的自为的统一。以马克思“实践一生存论”为代表的当代哲学的转向对于扭转近现代哲学的积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有论者写道：“在当代哲学视阈中，从传统哲学的超验的、抽象的实体存在论向奠基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以阐释、反省和建构人的感性的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为己任的生存存在论，具有本体论革命的意义。”^[11]

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对于学校管理的发展正在和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为了克服“物义论”思想方式下人的唯理性主义的偏颇，学校管理要回到被管理者的具体“生活世界”无疑是十分有效地选择，但是，“回归具体的存在，当然并不意味着回到存在的出发点。^[12]相反，走出唯知识的理性误区，让被管理者真正走进生活实践才是更加根本的选择，因为“生活世界也是由社会实践和直观知识构成的，正是因为这种对实践和直观的信赖，人们才能处身于一个境界中。”^[13]社会实践包括在生活中，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了社会实践的生活世界才是真正动态的生活世界。让学校管理主体在实际生存的“生活世界”中体验与创造才是生存论转向的真意所在。“返回本真的生活世界，把人置于他实际生存的世界之中去体验、反省、批评、创造，人的主体地位才得以体现，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人才可能建构起可能生活的图式”^[14]。长期以来，学校管理过分强调规范功能，强化伦理道德的社会工具价值和复制功能，“现在，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15]，这种新人就是创造未来社会的主体人。从本质上讲，学校管理主体性的道德人格的培育当是学校管理之要旨所在。诚如胡塞尔所言，“现实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

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义和世界存有的认定是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形成的。”^[17]学校管理必须为培养这种非保守的、非顺从的主体人做出努力，必须通过价值主体的积极参与、干预并超越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逐渐朝着可能生活的方向转化。在生存论的视阈中，“生活世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生活是主体亲历的、实践的生活。“认识生活的主体，生活是人生动态的活动过程，不是静态的事件。从此意义上说，生活是人生的具体化，生活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生存与发展的过程。”^[18]对生活而言，别人可以给予许多帮助，生活也离不开别人的帮助，但别人不能代替自己生活，自己也不可能直接去享受别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只能由自己去开拓、去创造、去亲历。生活的每一个事件必须由自己去面对，生活的感受只能由自己来体验，生活的结果也只能由自己来承担。与之相联的是生活的实践性。生活不是依靠逻辑推导的观念行为，也不是单纯的行动，而是想与做不可分离的人生实践。生活的每一事件都是真实、具体的。对生活的思想、对生活的感受都源于生活的实践而不是相反。

生活是不断生成的创造性生活。生活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外在形式，它不是以维系人的生命生存为核心的。人的生命的存在需要以享受和占有人类业已生产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基础，即以社会存在为基础。但享受和占有人类业已生产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人生的过程既是享受和占有的过程，又是生产和创造的过程。“生活的目的性表现为对生活的无限可能性的发现、开掘和实现，因而表现为生活的创造性”^[19]，“有创造性才能使人的生活具有不可还原的意义，才能表明人的存在身份”，“生活功能意味着可能生活而不是现成生活，这一事实表明人的生活是创造性的，如果否认这一点就等于说人只有和动物一样的生存功能。”^[20]

生活是蕴含着价值的超越性生活。“生活是一种伦理的实践，这意味着生活是价值得以展现的自我创造或劳作的过程，生活的过程因而牵涉着构成性的善，牵涉这个人通过价值生存而获得的德性品质。”^[21]对生活而言，一刻也离不开主体自己的决断，生活的过程总伴随着主体自己的希望、意愿与信仰。生活是主观的价值性的，是个体对幸福的理解与追求。个体的存在是偶然的可能存在，偶然性在生活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生活不会重复也不会停滞，只有不断的创造，不断的超越，生活才能延续，才有活力与生机。

生活是整体的、统一的生活。生活无法分割，虽然我们时常将生活分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与个体生活、理性生活与情感生活，但这种划分正是我们从知识角度为了认识的方便对生活的强行分解，生活本身是生命的整体，是人生的全部。狄尔泰就曾用“人生”的概念来指人的生活，在他看来，“人生”是“溶合了价值、意义、理解、目的、动机、情绪的生活表现”^[22]。因此，论及生活，便是论及人生，需要把生活作为人生来处理。

对“生活世界”的反思和追问能使我们对本真的生活有更多的理解和体悟，质而言之，生活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现实的生活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生活在不断地继续，不断地从现实的生活走向未来的生活，相对于现实生活，未来生活只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未来的生活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之所以将这种形式的道德生活名之为“可能生活”是源于人存在的特殊性。人的存在是一种“可能的存在”、“意义的存在”。“人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他永远能够自己规定自己。只有人才有能力提出在的意义问题，并且试图解答这个问题。”^[23]因此，可能生活永远是朝着未来开放的。现实的生活仅仅是对理想的美好生活的实践，它不是美好生活本身。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人可以追问真正的美好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幸福生活“不是一个把生活解释成什么样的问题，而是一个把生活过成什么样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幸福生活简单到等于拥有生活。”^[24]

参考文献:

- [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和惩罚[M].三联书店,1999.193.
- [2] [20] [24]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9,84, 21,71,21 .
- [3][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58.
- [4] [10] [11]邹诗鹏.生存论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5-176,369,383-391.
- [5] [19]张曙光.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3,353.
- [6]参弗罗洛夫.人的前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97.
- [7]参新华文摘[J].2001, (8) :90.
- [8][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8-9.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7.118.
- [12]张军.价值与存在[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64.
- [13]杨国荣.伦理与存在[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0.
- [14]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M].北京三联书店,1994.346.
- [15] [18]郭元祥.生活与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础教育论纲[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9,104.
- [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C],教育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 [17]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19-121.
- [21]金生铉.规训与教化[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08.
- [22]殷鼎.理解的命运[M].北京三联书店,1988.236.
- [23]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73.

Criticism on Life World In The Viewpoints of Existence

Wang Jia-ju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In The viewpoints of Existence Theory, the base of integrating school administration virtue ethic with schoo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al ethic lies neither in external institutional norms nor in internal subjective virtues, but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agents' practical existence, which is also the actual life world the agents live i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theory, the "life world" has rich implications: life is actually experienced and practiced by the agents, life is creative life continuously constructed, life is

integral. Life is both actual and transcendental. The true mission of ethics oriented school administration is promoting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agents' strong actual caring quality as well as eternal caring, so that it will be possible to transcend actual life towards the future life and transcend normative life towards possible life.

Key words: Existence Theory; Life World; Moral Life school administration virtue ethic